

Awarded Novels
长青藤国际大奖小说书系

施耐德家族好书奖

M A Mango-Shaped Space

芒果猫

【美】温迪·马斯 著 林劭贞 译



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只芒果猫。
开启魔法天赋，勇敢做不一样的自己！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晨光出版社

 Awarded Novels
长青藤国际大奖小说书系

A Mango-Shaped Space

芒果猫

【美】温迪·马斯 著 林劭贞 译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晨光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芒果猫 / (美) 马斯著; 林劭贞译.
—昆明: 晨光出版社, 2013.1 (2014.7重印)
ISBN 978-7-5414-5198-0

I. ①芒… II. ①马… ②林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
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253208号

A MANGO-SHAPED SPACE by Wendy Mass

Copyright © 2003 by Wendy Mass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3 by Beijing Yutian Hanfeng Books Co., Ltd.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urtis Brown Ltd. through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

ALL RIGHTS RESERVED

本书中文简体版由作者温迪·马斯以及柯蒂斯·布朗公司【美】共同授权云南晨光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独家出版。未经出版者许可, 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、摘录或抄袭本书中的任何内容。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: 23-2012-136号

芒果猫

A Mango-Shaped Space

作 者 【美】温迪·马斯
翻 译 林劭贞
绘 画 帽 炎
项目策划 禹田文化
责任编辑 王林艺 付风云
美术编辑 刘 璐
封面设计 大 娟
版式设计 辰 子

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晨光出版社
地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
邮 编 650034
发行电话 (010) 88356856 88356858
印 刷 北京市通州兴龙印刷厂
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
版 次 2014 年 7 月第 2 版 2015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
开 本 145 毫米×210 毫米 32 开
印 张 9
定 价 23.80 元

退换声明: 若有印刷质量问题, 请及时和印务部门 (010-88356856) 联系退换。

前言 Preface

不一样的“魔法天赋”

字母“a”是褪色的向日葵那样的黄色，数字“2”是棉花糖的粉红色；粉笔在黑板上发出的尖锐的刮磨声，会在空中制造出红色的锯齿线条；小提琴的音色是像谷仓一样的红色，长笛的则是带点儿银又带点儿蓝的白色；英文的“朋友（friend）”是带着一抹亮红色的土耳其蓝，而西班牙文的“朋友（amigo）”却是带有棕色斑点的熟香蕉一样的颜色；弟弟扎克的名字是知更鸟蛋的淡蓝色，同学罗杰的号哭就像游泳池一样湛蓝……

这就是《芒果猫》的主人公米雅所看到和听到的世界。如此色彩缤纷，如此不可思议，你会不会以为她其实拥有魔法，会怀疑这本书是一本魔幻小说？然而，米雅却是真实的——也许现实中她（他）的名字不叫米雅，但世界上千真万确存在着这样一群与我们很不一样的人，他们被称为“共感觉者”。他们有两种以上的感官感受（视觉、听觉、味觉、触觉等）会伴随出现，例如看到每个字母都象征着不同的色彩，听到声音的同时，能够看到颜色和形状，有些人甚至还能尝到味道。

这就是现实，世界往往多彩得超出我们的想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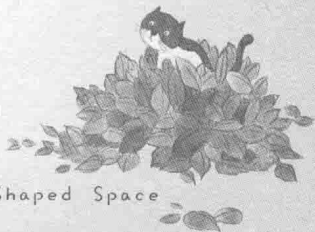
同样一件事情，每个人都可能有不同的看法，因为每个人看待世界的角度并不一样。但米雅们让我们更加直观地认识到，原来人与人之间真的会有如此大的差异。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，可是，我们真的能坦然面对自己与他人很不一样吗？我们又真的能包容别人与我们

很不一样吗？在发现自己不被周围的人理解时，我们会不会像米雅一样恐慌无助，继而把自己的不一样深深隐藏起来，当成一个秘密？又或者，我们会不会把他人跟我们的不一样当成一种病，像米雅三年级时的同学一样，嘲笑他们，排斥他们？

书中米雅的情况被人说成是一种疾病的时候，米雅的弟弟扎克坚定地说：“我姐姐没有病，她有的只是一种天赋！”哦，这是多么令人羡慕的一种魔法般的天赋。想必看完整个故事，你也会想拥有这种“天赋”了。接纳自己与接纳他人，同样需要包容。在慢慢长大的过程中，我们需要了解这个世界有多么不一样，别人可以与我们的差异，继而接受这种不一样——接受自己与他人的不一样，包容他人与自己的不一样，让个性更加自由地生长，让自己看见更开阔的世界。

成长没有既定的轨道，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方向和道路。别害怕自己与大部分人不同，因为没准儿那就是个性，就是你的魔法天赋！很多时候，没有绝对的真与假，对与错，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人生风景。

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魔法天赋，你的魔法在哪里呢？



目录 
Contents

- 序幕 看得见颜色的怪物 1
- 1 亮绿色的名字 6
 - 2 橘黄色的呼噜 23
 - 3 鲜蓝色的号哭 40
 - 4 云雾状的彩色空气 58
 - 5 安静的白色空间 83
 - 6 时间的摩天轮 101
 - 7 灰蓝色的云状笑声 112
 - 8 向日葵般黄色的A 129
 - 9 水蓝色的鼓声 152
 - 10 空中飘浮的色块 168
 - 11 脑海中的烟火 192
 - 12 色彩轰炸 207
 - 13 诗里的彩色花园 220
 - 14 空虚的黑色 236
 - 15 芥末色的喵 252

序幕

看得见颜色的怪物

怪物。怪——物。

我永远也忘不了第一次听到这个字眼时的情景。就在那天，在黑板前。那是五年前，当时我八岁。（如果你是像我一样数学不太好的人，请让我解释一下，前面那句话的意思是：我现在十三岁了。）那天放学之后，学校要举行一场圣诞节话剧演出，我扮演一个牧羊女孩。那一刻我站在黑板前，身上还穿着牧羊女孩的戏服，试着完成黑板上的数学题。讲台下我的三年级同班同学们全都注视着我。这件所有人统一尺寸的戏服，其实并不适合我这个全班最矮



小的“牧羊人”，所以我老得把袖子往上拉。粉笔灰使我的鼻子发痒，我那穿着凉鞋的双脚都快冻坏了——依我的拙见，没有人应该在伊利诺伊州^①的十二月中旬还穿着凉鞋。老师让我算出二十四乘以九等于多少。我记得自己当时在心里琢磨着，只要我把字写得够慢，那么下课铃就很有可能在我写完之前响起。只要五分钟就好。这样一来，就不会有人发现我其实算不出来了。

我用手指搓揉着那根圆滑的粉笔，试着不去想全班同学都在盯着我的背影这件事。我环顾了一下四周，希望这个动作看起来像是很专注的样子。这时我注意到黑板沟里有一些短短的彩色粉笔头。为了多拖延一点时间，我放下手中的白色粉笔，开始用彩色粉笔重写黑板上的每个数字，让它们以正确的颜色呈现出来。

“米雅！”

我的老师洛夫人吓了我一跳。我反射性地转过身去，粉笔在黑板上划过，发出尖锐的刮磨声。一个深红色的锯齿状图案，快速地飞过我的视线范围。听到这个噪音，同学们纷纷发出抱怨的低吟。“这不是美术课，”洛夫人一边说，一边朝我晃动着瘦长的手指，仿佛以为我连这个也不知道似的，“用白色粉笔就好了。”

① 伊利诺伊州：美国中北部偏东的一个州。

“可是，用正确的颜色不是更好吗？”我问道，信心满满地认为其他同学也会赞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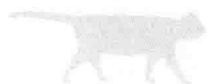
同学们咯咯地笑了起来，我也傻傻地跟着笑，以为他们是在笑老师，而不是我。

“你说正确的颜色，是什么意思？”老师问道，听起来好像真的很困惑，还很恼怒。现在轮到我困惑了。我的意思难道还不够明显吗？我望着我的同学们，希望他们能帮帮忙，可是现在他们的表情也改变了。他们看我的样子，仿佛我瞬间长出了另一个头。我的手开始微微颤抖。我赶忙解释：

“颜色啊！数字的颜色，你们知道的，比如2是粉红色的，当然不是这种粉红色，而更像是棉花糖的粉红色。还有，4是婴儿被毯的蓝色，我……我只是以为如果用正确的颜色写每个数字，会比较容易把问题解答出来。不对吗？”我恳求地看着我的同学们，希望他们能挺我一把，他们是我的朋友，朋友都会这么做的。

可我的同学们却哄堂大笑起来，感觉并不怎么友善。我的双颊开始发烫。接着，我就听到那个字眼了。那是从教室后排发出的一声清楚的低语：“怪物。”而且是拉长了音的“怪——物”。

“你在说什么，米雅？”老师明显很生气，她大声说道，



“数字是没有颜色的，它们只有形状，以及一个数值，如此而已。”

“但它们确实都有啊！”我低声说，感觉自己的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。

洛夫人把双手背到身后，吼道：“我受够了。这是我最后一次告诉你，数字是没有颜色的！你现在到底要不要完成这道数学题？”

我盯着她，摇了摇头。我突然觉得自己非常渺小，仿佛皮肤都正在紧缩，身体正在缩小。我的脑袋里充满了呼呼的声音。这怎么可能？每个人都在捉弄我吗？数字当然是有颜色的。难道他们还要告诉我说，连英文字母和声音都是没有颜色的吗？难道他们会说英文字母 a 不是褪色的向日葵那种黄色？或者粉笔在黑板上划出的尖锐的刮磨声，不会在空中制造出红色的锯齿线条？我把粉笔头放回黑板沟里，第一次发现我的手会在我紧张的时候发抖。我站在那里，双臂摆在身体两侧，袖子垂到了膝盖。难道我是唯一一个活在彩色世界里的人？我等着看他们是否要告诉我地球其实是平的。

一架折得很差劲的纸飞机划过我的鼻头。

洛夫人把我送到都博纳校长的办公室，我在那里又解释了一次为什么要使用彩色粉笔。等到一个小时之后我爸

妈赶来时，我已经筋疲力尽了。我坐在那里，听校长跟他们谈论我那不寻常的行为。我很想告诉校长，他的名字的颜色是刚刚收割完堆放起来的干稻草。但我很快就打消了这个念头。即使当时只有八岁，我也已经足够聪明地意识到事情不太对劲，在搞清楚究竟哪里不对劲之前，我最好别再给自己惹更多的麻烦。

于是我假装刚才所说的那些都是自己胡乱编的。我坐在那里，嘴里说着：“那真的很傻，我只是闹着玩的。”而且，我至少说了二十次对不起。

校长把我交给我爸妈，让他们带我回家。我奋力地把那双愚蠢的凉鞋踢掉，穿上我的球鞋，疯跑过我家屋后的那片旷野。寒冷阻挡不了我，我只忙着思考这一切的不公平。

圣诞节的话剧将会少掉一个牧羊女孩。

洛夫人要我清理一个星期的黑板擦，还要我在全班同学面前道歉，因为我的无理取闹浪费了他们的时间——这些都是她说的话，不是我说的。

很快，每个人都忘记了那天发生的事情，除了我以外。自那以后，我学会了紧紧地守护我的秘密。但是，现在我已经十三岁了。一切即将改变。

而我无力阻止。



1

亮绿色的名字

“A 是艾咪摔下楼梯。”当我们沿着岸边光滑的斜坡往下，爬到这条干涸的沟渠底部时，我的好朋友珍娜·戴维斯这么唱着。打从五岁时她被妈妈带到我家来玩，我和她就形影不离了。我们俩好事坏事都黏在一起干，比如一起拧弯我的芭比娃娃和它的男友肯尼的身体，而不至于弄坏它们。呃，反正肯尼也不会马上就生小孩，稍微扭转一下不碍事的。

“B 是贝索被熊攻击。”我接着珍娜的话说下去。我们正在背诵一首诗。在我房间的墙壁上贴着一张海报，上面

就印着这首令人毛骨悚然的押韵诗。每个英文字母后面都接了一句诗，内容都是孩子发生了各种可怕的意外。但我喜欢那张海报，因为每个人看到它都认为它是黑白的，可在我脑海里，它是彩色的。

“你说这天气，还有可能比现在更热吗？”珍娜问道，一边爬着滑溜的斜坡，一边喘着气。

汗水顺着我的脸庞滴下来，这就足够回答珍娜的问题了。这个八月过得实在太快，只剩下几个星期，我们就要升入八年级了。如果我们住在更南一些的地方，也许会看到风滚草^①从我们身边滚过。沟渠底部的那条小路，布满了被太阳晒黄的长草与干燥的泥土。当我们走在这条熟悉的小路上时，我能感觉到空气变得凝重起来，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了。

珍娜和我都已经十三岁了，已经过了可以参加夏令营的年纪。不过我们早已生活在乡间，有新鲜的空气可以尽情呼吸。

为了找乐子，我们常常假装这个城镇的空旷区域还有一些我们尚未发现的地方。我们每天都去探索山丘、河谷、沟渠和树林。去年夏天，我们发现有一半截箭头被埋在一片

^① 风滚草：被称为草原“流浪汉”，是戈壁的一种常见植物。每当干旱来临，它就从土里将根收起，团成一团随风四处滚动。



矮树丛下。据我爸爸说，它很可能是亚伯拉罕·林肯年轻的时候在那场黑鹰战役中留下来的。但今年我们找到的，都是一样的螃蟹草，一样的虫子，一样的我们。不过，探索毕竟还是能消磨一些时间的。今天没有风，这意味着我们不用再忍受从河谷对岸的罗丝农场飘来的堆肥的味道。这是件值得庆幸的事情。

这条沟渠，每到夏天就会像现在这样干涸。我们年纪更小一些的时候，总是假装这条沟渠会引领我们到某个奇幻的地方去，那里充满了像《纳尼亚传奇》里所描述的冒险、刀剑以及会说话的动物。有时候，我还会无意间瞄到珍娜往那些矮树丛后面偷窥，似乎想找到什么隐秘的入口。其实她是想发现一条能找到她妈妈的路。她妈妈在三年前过世了，死于一种只有女人才会得的癌症。戴维斯夫人生前非常甜美漂亮，有一头红头发和可爱的雀斑，就像珍娜一样。只不过珍娜的身材和我一样矮，而戴维斯夫人很高。戴维斯夫人过世之前，给我和珍娜买了象征友情的绳环手链，我们俩一直戴在手上，从未取下来过。她说，只要我们一直戴着手链，就没有什么事情能破坏我们的友情。现在那条手链对我的手腕来说已经太紧了，紧到再不可能滑下我的手掌。每次我妈妈求我把手链割断，我都会向她解释它的意义。谁会在乎它的颜色变灰，边缘磨损，甚至还

有一点臭臭的呢？

风开始微微扬起，一大片绿色的叶子粘在我流汗的腿上。我静止不动，一直默数到十二，那片叶子才翻飞落地。它的颜色就和珍娜名字的颜色一模一样，都是闪闪发亮的绿色，点缀着些许金黄。我想，当初我之所以会立刻喜欢上珍娜，一部分的原因就是我喜欢她名字的颜色。但我从来没有告诉过她，我也不会告诉我姐姐贝思，说她的名字是沼泽水的深棕色。贝思十六岁了，正在一点一滴地磨光我爸妈的耐心。她几乎每隔一个星期，就给头发换个颜色。我们姐妹俩以前感情比较好，可是她离家去上高中后，就把我扔下了，仿佛我是一包刚从微波炉里拿出来的烫手的爆米花。今年夏天她离家之前，告诉我说如果我把头发染成金色的，男孩子就会多注意我一些。我跟她说，谢了，我还是想保持沉闷无聊的棕色。我们家唯一生来拥有金黄头发的人是扎克。他才刚满十一岁，他的名字是知更鸟蛋的淡蓝色。扎克有许多奇思异想。他能确切地告诉你，他这辈子吃过几个麦当劳汉堡包，因为他在房间的墙壁上做了一张详细的计算图表。本地的报纸曾经报导过他的这个“事迹”。

珍娜停下脚步，指着我的脚。“你的球鞋鞋带开了，”她说，“绑一下吧！”





我干脆把球鞋踢掉，用鞋带将两只鞋子绑在一起，然后挂在肩膀上。我喜欢打赤脚。每天晚上洗澡的时候，我脚趾头之间夹杂的沙土就会跑出来，让脚下的洗澡水变成棕色，能足足持续一分钟。所以贝思总不愿意紧接在我之后洗澡。

珍娜在说着什么，但她的声音被从我们头顶飞过的直升机淹没了。飞机的呼啸声立刻在我的视线内产生了棕色的斑纹和线条。我抬头望去，看见了我老爸的直升机上那熟悉的图案。我老爸是销售农具的，也兼做维修，他用这架直升机去那些公路到达不了的地方工作。珍娜和我朝直升机挥挥手，长发摩擦着我们的脸庞。可我不认为老爸能看见我们。扎克还小的时候，常常担心老爸会找不到回家的路。每次直升机起飞的时候，他总是哭了又哭。后来爸爸终于带上他、贝思和我坐上直升机，让我们明白了找到降落地点是多么简单的一件事。那次贝思一路上都在呕吐，从那之后，她再也没上过直升机。

“坐在直升机里的时候，你会不会害怕？”当我们再次听得见彼此的声音时，珍娜问道，“那玩意儿看起来似乎随时都会四分五裂。”

“挺好玩的。”我告诉她，顺手把散乱的头发塞回马尾辫里，“在上面飞的时候，你会感觉自己像一只鸟，一切看起

